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古代易服是羞辱

香港人較多難以接受「男扮女裝」，卻不認為「女扮男裝」會威脅市民安全。可不是「性別歧視」，從來性犯罪都是男人侵害男女童的多，女人侵害男女童的罕見。30多歲的「中坑」穿女裝硬闖學校，被捕後搜出管有更多女生校服，師生家長當然擔心！此君是「情緒波動」、「心理變態」還是「精神失常」呢？

此下倒不如先回顧中國傳統對「男穿女服」的基本態度。首先，男人被迫穿女裝，向來被視為奇恥大辱。司馬懿就曾受諸葛亮「巾幗婦人之辱」。今回介紹涉及左宗棠(1812年-1885年)的「趣事」，左宗棠中堂(他後來官拜大學士，可得「中堂」的敬稱)不是受害者。清末曾護理兩江總督的樊增祥(1846年-1931年)因為父親樊燮曾受左宗棠辱罵而一度被迫穿女裝！

事緣樊燮在湖南永州鎮總兵任上時，有一次去謁見上司湖南巡撫駱秉章(1793年-1867年)，卻只能見到駱最為器重的幕客(清代地方高官私人聘用的「助理」)左宗棠。駱對左言聽計從，左亦常以駱的代表人自居。樊左兩人見面，左幕客竟然要樊總兵給他行禮！總兵是正二品武官，平時

每名名額才只有三數人。樊總兵拒絕向只有舉人功名的左幕客行禮，左舉人大罵：「王八蛋，滾出去！」

樊燮於是向朝廷彈劾左宗棠，卻因左宗棠大得朝中高官撐腰，咸豐帝竟罷了樊燮的官。朝廷重文輕武，舉人罵總兵為王八蛋，樊燮遂命兩個兒子穿婦人服閉門讀書，要考得比左某更高的功名。考得秀才(生員)可脫外女服，考得舉人(與左某同級)才可脫內女服。又在先人神主牌旁立一「王八蛋滾出去」的木牌，名為「洗辱牌」，有兒考得進士才可以焚燒此牌。結果樊增祥在光緒三年(1877年)考得進士，可在亡父靈前告知經已「洗辱」。這時左宗棠以功高獲朝廷破格賜給進士功名，入翰林，取得升官為大學士的「入場門票」。

如果是大規模的男男女女，古人稱為服妖，乃是不祥之兆。《後漢書·五行志》記載王莽創建短命的新朝覆亡之後，更始帝劉玄(?至25年)的部隊「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腫」。幘是頭巾，繡是「婦人半臂服」，時人認為更始軍服妖，後來劉玄果為赤眉兵所殺。

今時舉世「苦性小眾久矣」！各種衝擊香港社會觀的新思維主要來自美國，有美國男軍官公然履高跟鞋而塗口紅，服妖也！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悲情梵高

在眾多世界名畫家中，我認為人生最悲情的是荷蘭的梵高(1853年-1890年)。他為追求理想，熱愛大自然，熱愛繪畫，沉醉於眼中的色彩世界裏，換來窮途潦倒的一生，最終走上了絕路，鬱鬱而終，努力與才華在當時沒被認同。今天見到各國後世人爭相以他的畫來換取天價財富，我總是心有戚戚然！

最近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欣賞了正在舉行的「從波提切利到梵高：英國國家美術館珍藏展」中，近距離親睹梵高於臨終那年所繪的油畫「長草地與蝴蝶」。距他離世前兩個月的整整一年間，被送到法國南部聖雷米近郊的聖保羅精神病院，這油畫是繪畫醫院內新修剪的草地。畫中翠綠草地夾雜着很多優美的色彩，草叢的內容細膩生動，畫面豐富。



梵高的油畫「長草地與蝴蝶」的部分。 作者供圖

地，是綠色與青色，最多是帶些黃與啡。而在梵高眼中的草地，陽光照灑下，綠與青之間有着如此多的色彩層次，層層疊疊，青翠與墨綠，橙黃爭麗，藍白互補，看着看着，厚厚的筆觸帶出花草的不同傾向，讓我彷彿感到微風吹拂，長草在輕輕搖動。梵高眼中的世界如此亮麗美好，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色彩，他的精神簡直是投進了花草間，與大自然合而為一，深深了解蝶戀花的感情。

我站在畫前良久，心內不斷地問，梵高只是看到別人留意的色彩和細節，這是精神病嗎？精神病患者可以？平庸才是正常？孤高最是寂寞，現實世界讓他太痛苦了！知道這是他離世前三幾個月的作品，我不禁要掉眼淚。

在27歲才開始專注畫畫的梵高，創作了約2,100幅畫作，但作品乏人問津，致生活拮据，深陷於精神創傷中，37歲那年自殺了結這生。命運實在太殘忍！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網感的雪花

小狸微信朋友圈裏的最新潮流是——姑娘們開始晒自己的AI生成圖了。當不斷看到各種大同小異、登峰造極的塑料臉後，小狸有些煩躁：真的還嫌自己不夠網感嗎？

網感，是最近幾年內地最主流的審美標準，特點就是「白瘦幼」以及為了塑造低齡化而有着具體體式的「網紅妝」。如今打開小×書，所有與「妝發」和「穿搭」有關的帖子無一例外都在教你怎麼「彭面中、畫臥蠶、高顛頂、頭包臉、小香風……」以及「餓瘦××斤」。在那個特殊年代，女孩們曾一致認為軍大衣最時髦，而如今歷史兜兜轉轉似乎又回來了——今天的女孩們，審美再次高度統一。

看到受眾需求，一整條產業鏈都在瘋狂掘金。P圖App日新月異，從最早的幫你抹皺紋，火速進化到拉腿、瘦身、美白、化妝，再進化到3D捏臉、表情重塑、換髮換頭、大變活人。而最新一波，肉體凡胎已經不能滿足姑娘們自我陶醉的需求了，於是AI人像應運而生。當生成絕美AI人，膚白腰細大胸翹臀，明眸善睐佔足半張臉，漫畫裏都不敢這麼畫，姑娘們卻都深信不疑：這就是美貌的我！

除了P圖軟件，還有內娛明星積極起着模範帶頭作用，那些流量明星大都是網感妝造的佼佼者，年輕人為之着迷，瘋狂研究「這條臥蠶是怎麼無中生有的」、「那個高顛頂是怎麼貼的假髮片」……甚至衍生出「×學」的「網感變美研究學科」。還有化妝師、造型師、網紅攝影師們，紛紛在社交媒體開賬號，教大家「心機網感

造型」的訣竅。當然還有×寶，×女郎們最熱門的風格就是網感，深深切中顧客審美，「小香風」商品購物慾直接拉滿。

而這一切，又形成閉環反覆互相促進，結果就是每張臉都會愈來愈像，審美愈來愈單一，每個個體愈來愈無聊。

而這種無聊正孕育着危險。不斷追求網感的人們，最終會嫌棄肉體凡胎的容貌限制而進一步「選擇AI」，這件事換一個說法也可以是肉體凡胎「被AI替代」了。而這種替代，普通人以為只是自己玩玩P圖軟件、發發朋友圈，但現實中，它已經發生在諸多真實的職場——AI模特近期正瘋狂崛起，全球範圍內許多時尚及線上購物領域，包括×寶的許多網店，已經悄悄採用AI模特替換了真人模特，拍攝廣告以及服裝目錄。其中，由於對網感的偏愛，使得內地網店採用AI模特更加順利，即便生成出的是水平一般的AI模特，但「本來大家也習慣了看塑料臉和千篇一律的風格」，所以「問題不大」。有店主說，AI模特「任勞任怨」又不會耍大牌，更重要的是比請真人模特及化妝師、攝影師什麼的，「一天要省出四五萬」。

雖說AI模特問題是全球性的，但無聊的網感審美無疑加速了這個問題在內地的影響。國外有網友在AI模特的ins下留言說：「想念你的靈魂和你眼中閃爍的光芒。」這就讓千篇一律、缺乏個性的我們頗有些尷尬了。而網感的食物鏈頂端並不是AI的你，而是AI他自己，當AI代替了網模以及那一整條產業鏈時，沒有一片參與推波助瀾網感審美的雪花是無辜的。



人生憑闖處 童心

斷橋記

鴨綠江水就那樣靜靜地流淌，夕陽的餘暉在江面上氤氳出金燦燦的光。兩座跨江大橋並排而立，肅穆又沉默，似連接着歷史、當下，又似牽動着遐想無限的未來。12月的第一天，我來到丹東，這座中國東北的邊境小城。

到丹東的第一站，就是看斷橋。這是鴨綠江上的第一座跨江大橋，建於1922年前。1950年，被美國空軍炸斷，成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有力見證。朝方的3座橋墩，在冬季的夕陽下落寞清冷，橋墩上的彈孔密密匝匝，那是經受了狂轟亂炸後殘存的印記，醒目地講述着戰爭的殘酷；中方所剩的四孔殘橋依然保持着最初建成時的模樣，屹立江中，別具威嚴。而斷橋的旁邊，則是中朝友誼大橋，與斷橋並稱姐妹橋。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鮮爆發內戰，美國派兵入侵朝鮮，並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，中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。「抗美援朝，保家衛國」的口號發出，1950年10月19

日，彭德懷臨危受命，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，兩座大橋成為戰爭的交通大動脈。它們應該是那場戰爭中的「詩」，短促有力，記錄着歷史的硝煙，凝結着保家衛國的意志和精神氣概。

夜燈初上，姐妹橋霎時間戴上了寶藍色的項鍊，在夜空下格外好看。據說，藍色深沉平和，寓意不忘戰爭、祈禱和平。忽然，江邊的人行步道上傳來陣陣歌聲：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跨過鴨綠江。保和平，衛祖國，就是保家鄉。中國好兒女，齊心團結緊。抗美援朝，打敗美野心狼！」原來是十來個年輕人自發地唱起了《中國人民志願軍軍歌》。我的眼角濕潤了，首戰兩水洞、激戰雲山城、會戰清川江、慶戰長津湖，彷彿就在昨天，就在眼前。



夕陽下的鴨綠江和斷橋格外肅穆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賴春蕾

人間煙火裏的福

常聽人說：「哎呀，你可真有福啊，子孫滿堂，母慈子孝。」「我同學的孩子，可有出息了，考上了清華大學，那真叫福氣！」

純樸的人們，對福的理解，更多的來源於生活。福祿雙全、福壽康寧、身在福中要惜福……人間煙火裏的福，無時不在、無處不在。平安健康、衣食無憂是福，是生而為人之福。

我6歲那年，和幾個小朋友，在鄰居家玩過家家時，一個不小心，一腳踩空從二樓摔了下去，把樓下正在餵豬的小媳婦給嚇壞了。正在田裏幹活的母親聞訊跑來，摔在地上動彈不得的我，只看到母親那一雙泥腿子，捲起的褲管還在滴滴地往下淌泥水。母親看到我胳膊肘的骨頭茬子都露出來了，心疼得眼睛都紅了！她小心地抱起我回家，用剪刀把我的衣袖慢慢剪去，隔壁的江湖郎中給我仔細包紮。後來因為傷口紅腫發炎導致皮膚潰爛，母親又帶我上城裏求醫。最後，傷處只留下一圈的疤痕，並不影響正常的使用功能。

時隔多年，我故地重遊。當年的小媳婦已經熬成了婆婆，正在樓下用大鋁盆給小孩子洗澡。我和她說我就是30年前從樓上摔下來的孩子。阿婆聽了，看着我健健康康的，像個工作同志，很開心：「你是有福的人啊！」

是啊，當年僥倖掉到泥地上，距離一旁的青石板僅咫尺之遙，萬幸腦袋沒摔壞，平安健康長大，成家立業，衣食無憂，我確實是有福的。

兒孫滿堂、母慈子孝是福，是美滿家庭的福。

前幾年母親突遭大難，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躺了近2個月。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們都回來了，母親遠在香港的妹妹妹夫也來了，天天守在醫院。即使每天只有半個小時的探視時間，大家還是不肯離去。只要監護室的門一打開，我們立刻就圍上前，在門口徘徊，踮起腳尖努力想要看一眼母親。到了傍晚探視的時間，醫生一喊：「某某床，某某某的家屬。」我們呼啦一下十幾個人圍上去。一個一個爭先恐後。「我先去看看老媽。」「我要去看我姐。」滿姨不等大家同意，邊說邊乾淨俐落地溜了進去，手腳麻利地穿上探視服，戴上一次性隔離帽子和口罩，穿上鞋套，去看望她最愛的姐姐了。見慣了生離死別世態炎涼的醫生很是感慨，說：「老人家很有福氣啊，這麼多的親人，天天在這守着！」

是啊，母親雖然命運多舛，但是有這麼多愛她的親人，也是支撐她堅強地活下去的巨大動力。重孫女在視頻電話裏奶聲奶氣地說：「太太，你要快點好起來啊！」我們給母親一遍遍地聽着，母親果然恢復了點精神。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一天天好起來。護工阿姨也常和

母親說：「阿姨，你兒孫滿堂，大家都這麼愛你，你很有福氣啊。」母親總是很開心，「是啊，孩子們都很好，託大家的福，感恩。」在省、市、縣醫院間的奔波治療、歷時近一年的康復訓練；親人每天輪班的陪伴照顧、不離不棄，都是母親得以重獲新生的保障和動力。最艱難的時刻已經過去，感謝白衣天使們不遺餘力的救治，感恩國家堅定有力的農村醫保，支撐着我們堅持到底。母親現在已經完全恢復健康，每天的活動安排得滿滿的，晨起讀些經書，飯後去公園裏鍛煉，下午去泡溫泉，晚上和老夥伴們做做老年操，唱唱老歌，日子充實而快樂、幸福。

我們身處最好的時代，我們都是有福的。當你每天早晨起來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氣，略顯嘈雜的車水馬龍聲也是那樣的動聽。當你為了工作為了生活為了家庭奔波忙碌，人間煙火裏的福氣，就在熱氣騰騰的一日三餐裏，就在親人們的歡聲笑語裏。當你在四季更迭中，撒下希望的種子，辛勤耕耘，在收穫累累碩果的那一刻，幸福的滋味不言而喻。當你到處遊山玩水欣賞着四時花開綠水青山，遠離顛沛流離戰火紛飛，在國家的護佑中安享太平盛世，歲月靜好，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幸福。

惜福之人福常在。任憑風雨吹打，任他苦難深重，也要心懷希望，在泥濘之中開出那朵名為「幸福」的花。

按下不表

敘事當中有一個詞經常被用到，那就是「按下不表」。意思是說，話趕到這裏，我先說兩句，但還是就此打住吧，趕緊把先前正在講的東西講完為好。所以說要略略一種語言的美，未必見得要僅看向前那些華麗的辭藻，反而是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詞，有時候卻暗藏着意想不到的妙處。

單就一個「按下不表」，就留了多少個曲折心腸。說者本已打算就此說下去，話一出口，卻又猶豫了。因為他立刻想到先前正在鋪陳的那條主線還沒搞清楚。按下不表，就代表了一種欲說還休的曖昧味道。這曖昧隱藏着一種訴說的慾望，且此一需要說明之問題在講者看來確是一個重要問題，不說清就不足以繼續往下說。但為了表意的清晰，講者只得先讓行文存留這個缺陷。且講者記得有這個缺陷，隨時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對其重點論述。

這也就是說，一種很清晰的敘事態度決定了作者有條不紊地展開一個話題。想來這篇內容就既鬆弛，又明白，還完整。我記得海德格爾就是如此行文的。我讀《存

在與時間》，常常讀到一處，就立即做了一大段的筆記，把我的不同意見寫在書的邊上。可就在不久後，甚至在下一段，海德格爾就解決了我的這個問題。這也就是說，一個問題的出現其實早就被作者發現了，可並不意味着要立刻解決它，在權衡許久之後，那些新的成了被捨棄的對象。但那不是為了視而不見，而是為了在另一個階段更好地談論它。這種思維方式固然看似是有頭腦的，實際上倒有一個務實的態度，它表面看來是在自說自話，到後來，卻總是妥協於讀者。這可不是一件易事。但凡常常思考的人都知道，思想並不存在一個先後順序，它們常常同時到來。可一旦落到紙頭，就必須得分出個先後順序。如此說來，是書寫的這種形式決定了等級和次序的重要性。就像基特勒在《留聲機、電影、打字機》當中所說，書寫總是書寫重要的。言下之意，書寫是在呈現一種強調。強調是先意識一個存在。因而，書寫雖說是詞，卻有着物的邏輯，因而自然就會關涉到現實。不過，「按下不表」這個詞打破了詞語的物質屬性。儘管

它是在後面出現，但誰又能肯定，它不能後來者居上呢。因而，這種表述所展現的整體意識實在是一種高明的做法，既不亂了章法，又能徐徐圖之。

這樣說起來，「按下不表」簡直成了主體意志之體現，又代表着實事求是的態度。每逢一事牽扯太多，最主要的還沒有講清楚的時候，便不算一個完結。若說完結，需得解決一個「按下不表」，就又是實證主義的。因為它畢竟先設了一個目標在前面，先前的按下是為了現在的解決。所以，它既承認了詞作為物的秩序，又在實證的主題當中蘊含了邏輯本身。雖說摸着石頭過河，一步步來，卻早又設了一個目標在之前。看似為了效率忽視了一些東西，實則有一種整體觀是只有從遠處回望的時候才能捕捉的。因而，它便是查漏補缺式的往前走。但它又不是簡單的查漏補缺，畢竟此一問題早就以「按下不表」作為一個標記留於前面，是有意識要說清楚的。倘若明明意識到了一個問題，此處不講，回頭也不講，那就成了視而不見。可見，一種來自於實踐的邏輯，必得多思。所謂三思而後行，不是不行，只是邊想邊走了罷了。



王國強(左)於澳門圖書館周送贈新書。 作者供圖